

集合 · 畫漫 · 藝文

集眉楊

繪編美子汪



文獻出版社印行

集合·畫漫·藝文

集 眉 揚

繪 編 美 子 汪

行 印 社 版 出 獻 文

月 八 年 一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代序.....孟超【1】



秋林.....韓北屏【5】

耕犁遍地的人們.....李育中【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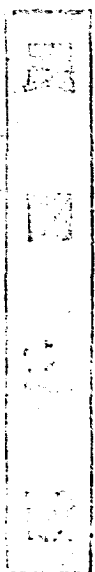
勝地的遊草.....韓北屏【8】

荒成了的小河.....墨子【10】

在山上.....萬章【11】

愛美的城市.....李育中【12】

子 英 插 繪



與煤.....【14】

夜裏的牧場.....【16】

葉子.....【18】

茶壺.....【20】

三兄弟.....【22】

那姑娘是扁担.....【24】

三個工人.....【26】

別開眼.....【28】

女娃的掃帚.....【30】

森林的尊嚴.....【32】

絲絲的夢沒有醒.....【34】

煤的歌.....【36】

這美瓜.....【38】

歡笑的腳盤.....【40】

子 英 作 并 繪

282813



孟

【序代】「集眉揚」讀

也許因為自己太沒有出息了，論說罷，雖然已經中年，可是老成之氣尚未養，對於所謂名文讀得深世文章，常常讀不到一半，頭皮就要發漲，馬上就害頭風，但每每看書，却異常發生興趣。記得兒時，偶得一部「詩畫筋」，一面看圖，一面讀詩，廢寢忘餐者累日。又最喜閱繡像「三國演義」，繡像「西遊記」等小說，看到「赤壁鏖兵」，「孫悟空過火燄山」這類的故事，總是讀至熱鬧中間，不自然的翻開書參考一番；一直到現在，還是結習未除，雖然讀那個名家的作品，如果沒有插圖，——即使是著者的一張像也是好的——便覺意緒闌珊，讀不起勁來，這，事關個人依能，大約終生毫無成就，也就在這一點上。

汪子美兄以其所繪「揚眉集」見示，流覽一遍，趣味橫生。卷，分上下兩部，上部曰短笛，與詩歌散文相配合，文字多出北屏，青中，墨子奇兄之手。下部曰間之歌，皆寫抗戰民間自衛的故事，以極流暢而富有文藝性的筆法，寫道這中間各種

英真事蹟。前與「詩卷筋」同功，而後却又具有超越小說之妙，且其風格於今日之現實環境，在時代適應上，更是不問，況其幾乎使我不能讀了。

我常常覺得「詩卷筋」與「揚眉」同功，而後却又具有超越小說之妙，且其風格於今日之現實環境，在時代適應上，更是不問，況其幾乎使我不能讀了。

我常常覺得「詩卷筋」與「揚眉」同功，而後却又具有超越小說之妙，且其風格於今日之現實環境，在時代適應上，更是不問，況其幾乎使我不能讀了。

我常常覺得「詩卷筋」與「揚眉」同功，而後却又具有超越小說之妙，且其風格於今日之現實環境，在時代適應上，更是不問，況其幾乎使我不能讀了。

其次，在抗戰中間，以抗戰故事作爲題材的固然不少，但往往失之粗疏，其每題外用了西洋繪畫的表現方法，這就容易使人，少了真實親切之感。子英兄作畫，多少滲透中國畫的筆調，看了覺得非常舒服，畫筆是爲我們所「畫」所「染」見的，文字又多爲我們所「畫」所「染」見的，這無異的是達到了絕大成功。

不過，我常覺得「揚眉」在畫的方面，子英兄尚嫌太奢侈些，使人讀完，有未能展足之歎；如果繼續着，再出一卷「新詩畫筋」，或一本曼雅輕的詩畫故事，我想以手裏寫文字方面的修養，當有更大的發揮。

至於集名，也在並無深意，在抗戰的今天，自然我們應該易易了，可是有人說：「紙上畫眉，未免不夠」。其實，我仍以爲能夠有紙上的揚眉，也寫其紙上的尺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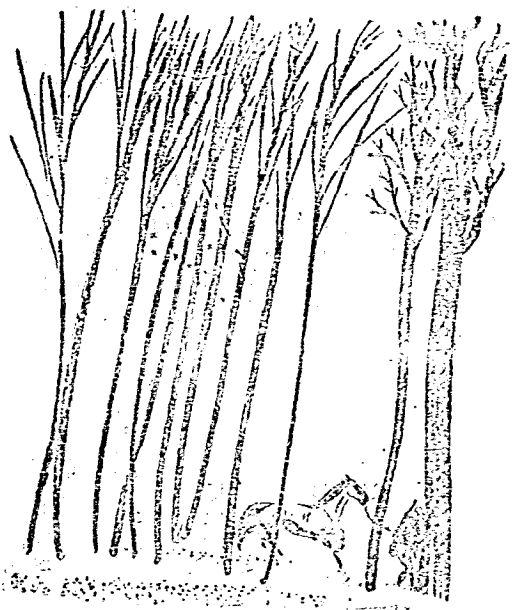
短

笛

以這幾曲短笛的吹奏

民間英勇抗敵的人們

秋
林



韓
北
屏

秋風像一位寂寞的旅人，
邁步進入疏落的林中。
於是遼闊的大樹階梯搖擺，
黃葉在風前旋轉。

游擊隊士們戰勝歸來。

戰士們在林中牧馬；

天地是空曠迷離的？

人的心情也是蒙昧無隱的；

腳趾屈伸着腿，

望着林外遠方的土地發出長嘯，

那兒爲仇人所踐踏污穢，

也用百人的血洗清了。

秋林中更響着勝利的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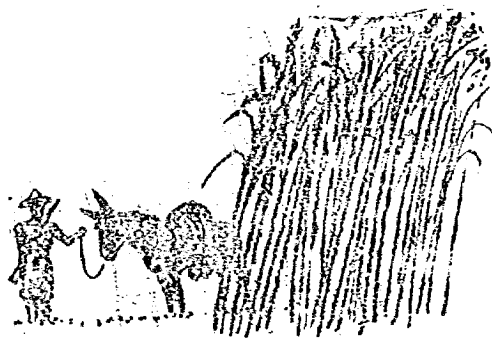
人的歡笑，馬的嘶鳴，

大樹發出的狂想，音樂，

黃葉也跳過天真的舞。



耕 着 地 福



黑土裏種穀，

飛馬嘶叫，

嗚有五穀，

好男兒都放下了犁，

也種着農民，

帶着刀槍，

雞鴨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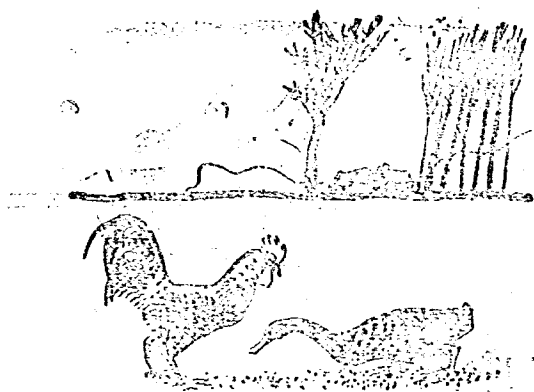
衝入敵陣。

禾稻熟了，

辛苦過後才有滿足的笑容。

守衛家鄉，

與休養生息田園區區，



佃戶

李育

人



秋天吹着哨子，

風穿過森林的綠葉，
水流過村前的白石。

佃戶們起寒戰的顫抖，
呼吸自由中國的大氣。

新採的長劍。

小毛頭也舞弄起，
摸出錫住的紅繩槍，

被沒收的長村，
晨霧罩了，

晨霧罩了，
晨霧罩了，
大陽起來，

老人從屋角，
多吹着哨子，



軍進的利勝

屏北韓



一匹駿馬，
一顆忠貞熱烈的心，
馳騁過祖國的原野，
一片又一片；
翻越過祖國的關山，
一重又一重。
千的路程的迢迢，
要像鴻雁一樣的劃破長空，
告訴人——秋冬盛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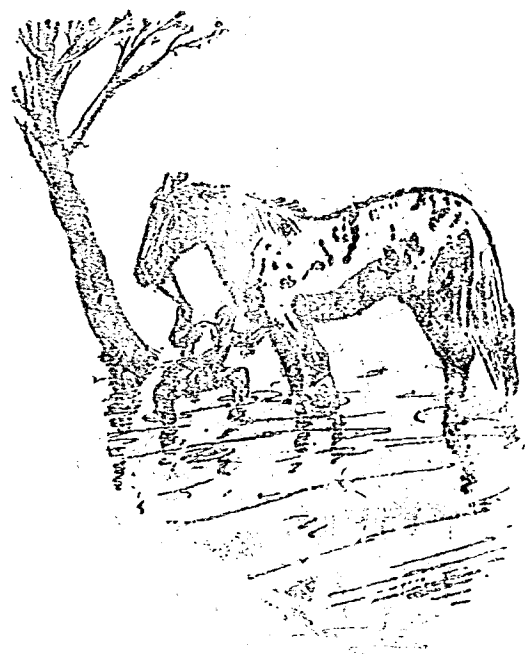
波過險惡的河堤，
陽春就下不到人間。
不怕狂風暴雨，
不怕火一樣的太陽。
涉過深淵，
涉過沼澤，
向艱難險阻前進；
因為艱難險阻的後面，
閃爍着勝利的光芒。





克復了 的小河

于 雲



小河有三百個日子
不甘心的發誓了敵人的馬
它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它磨磨一塊大石它吼吼味

這一天小河是結比的歌唱了
當我們的號門
追殺了敵人
敵人的忙急的腳步
波涉滔小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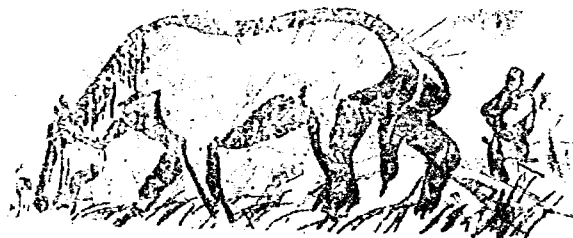
我們的馬夫通玉朋
牽了我們的大馬
那是長頸細長的馬呵！

來到河床
用小河的水
刷去大馬的身上
爲了榮耀我們善戰長
由雲比長而廣泰的魚污

小河却是輕柔着的
像拂着馬鬃的白毛
滾動的潔潔的浪着

小河是變河們的馬的
小河是變了馬的歌來同勝利
小河在馬腹下滾着
小河將這歌歌授于我們的人民。

四〇、十一、桂林。



雙
韻
詩
集

在山上

萬章

在山上
草在春天裏長
經過了馬的蹄掌
打游擊的男子漢
披滿兩耳在放馬
背上一根草槍
問着春天——心在山崗
馬尾巴搖蕩不出聲的日子
春天草
綠在馬蹄旁

在山邊
稻子熟在秋天
一把梭刀
幫助了眼地生靈
大嫂子的日子
打發在丈夫的錢回
開了這一盞張大娘
約一約幸大姐
蒸好麵下做些棉衣針線
是玉他們與棉的冬天

六
首
中



愛馬的戰士

李育中



驕悍得像雲龍，
飄揚得似狂風，
戰士和它同進，
雄立在山嶺。

這頭驕悍的馬，
會與他涉過了黃河長江，
也會與他越過了萬山天嶺，
這個頑強的伙伴，
都是一同死生死相隨。

悠閒時在馬上感悶，
看新月聽雁鳴。
匆迫時加上鞭，
就是五百里長程也得趕。
追趕敵寇回敗兵，
來時風去時電。

終有這一天，
勝利旗幟在大城頭上邊，
好馬兒可以不再辛苦，
快樂活潑的過它餘生。

民間之歌

吳妹



大冶縣在淪陷後，不到半個月，維持會很快地就成立了。老百姓都知道張宜臣那個活剝皮平素就是個坐地虎，做了維持會會長後必有一手毒辣。果然，兩三天後，四鄰的人都曉得張宜臣的走狗劉心源當了偵探隊長，他第一把爪子伸過來，就是專替張宜臣抓「花姑娘」，幫着「會長」向日本鬼子獻媚表功。老百姓都心眼通，着心眼一道氣，早已互相密佈了風聲，稍有點姿色的婦道人家都悄悄地躲避了。風聲一天緊一天，傳說

劉心源就要引領鬼子到東鄉上來要了，但是吳妹還不走。

吳妹今年才十八歲，鄉老都說他又美又靈，可就是倔強了一點。

早就有許多勸過；吳妹不要仗着一點武藝持強，還是避一避。但是吳妹却總搖搖頭，搖說：

「我有法子治死一兩個鬼子」。

這一天終於來了兩個日本兵到鄉村上查戶口。到了吳妹家門前，正逢着吳妹。鬼子滿意他們的發現了。他們舉起帶着刺刀的三八步槍，對着吳妹胸前。

吳妹鎮靜地望着鬼子伸手指點着她的下身，已明白敵人的惡意，但是她早拿定主意來對付這兩個敵人，於是她嫣然而笑了。

兩個鬼子見吳妹的笑誘出了神，都放下槍，爭着上前拉手拉腳。

「哈，好好的花姑娘，大大的好！」

「不行！你們一個一個地進來，兩個人不行！」吳妹一面做着手勢向鬼子示意。

「哈，好的，好的，姑娘怕羞！」

兩個鬼子在地上取草用抽籤來決定先後，一個滿臉糟糞子的勝利了。他回頭向同伴張嘴露出一對大獠門牙嬉笑着咕嚕一聲，便欣然跟着吳妹進了門裏去。

吳妹反手閉上屋門，鬼子笑視着牀鋪擦

擦鬚鬚，仰天伸起懶腰來，嘴邊咕嚕咕嚕滑什麼東洋小邪調。一把剪刀突然從吳妹袖中閃露出來，猛迎着鬼子仰天的脖子刺下去，鬼子的小調混爲呻吟咽在喉間含糊中想叫出呼聲，緊緊地又被吳妹雙手控住，十分鐘後，鬼子倒下不動了，翻證出一雙苦痛的大白眼。吳妹將染上雙手的血漬，在死者制服上擦得乾淨，又走出來。外面速風吹草動的聲音都未聽到。吳妹裝出倦意未舒的樣子。

「他在——」吳妹雙手托腮表示睡眠的姿態，「不要去動他！」

「沒有——地方！」

鬼子立刻充滿豐盛的笑意，隨着轉入穀房來，裏面幽暗而陰濕，鬼子剛進來一時朦朧朦朧地看不清什麼。

「什麼地方？」他驚異地旋着身子張開。

「好地方！」吳妹飛起右腿猛向鬼子的小腹踢去，鬼子隻手捧住肚子跌下去，吳妹上前亂脚向胸墜肚子之間用力踏，踏……鬼子狼號似的叫痛：

「八哥鴨樓……好姑娘……不要……」聲音漸漸微弱直到消失。

夜裏，吳妹肩着兩枝三八步槍，腰繫着子彈匣，投小路走出村莊。

復仇的 故事

馬是瘋，每天計劃着復仇的方法，等待着復仇的機會。

他，孺子們附近又村一個幸禱的農民，年青，勇敢，誠實，發打一手的好槍。這是從小就跟着爺爺叔父們打「馬子」(即土匪)練出來的。長大以後，他已經成爲全村最好的槍手了。每年秋他過時，村前村後的塢頭與塢鼻的小子，大槍子們常常跟着他出圍子外五里遠的曠野山林中去打鳥，據那些毛孩子說，他們比大哥的槍法真好得了不起，鐵筆花銀子的槍，花毛絕不壞一根。他專打鳥屁股，留下美蛋的羽毛送給孩子做毽子。現在他要用打鳥屁股的槍法購置日本鬼子的頭壳了。娘子關失守後，村子裏「有種」的(即有志氣的)人都拿着打土匪的槍跑到山裏去打遊擊去了。山裏的人一天越聚越多，差不多成了一支隊伍了。他們每個人都抱着「頭復仇的心」，馬星原也是其中一個；他的心愛的剛娶來不到五個月的妻子被一個日本軍官姦後又慘殺了。

「你認得清那個鬼子的面孔麼？」有人常常這樣問它。

「他不會比鶉春的屁股眼還難認罷？」每次他用手擦一擦他的槍托，這樣回答。「只緊擦着他就成了」。

馬星原打起游擊來比誰都「都胆大」，大家都願意幫他找仇人。

一天，他聽到探前講，兒子們時常早上在城西沙河橋下飲馬，他想，這或者是一個機會，那鬼軍官的一匹花馬他早已認在眼裏了。於是第二天一清早，天色還朦朧朦朧的樣子就挾着槍藏在橋上。跨橋縣城有十來里路，橋下的水清淺得可以望見河底，小時候他常常這里洗澡，摸蛤蜊的，那時候，進城賣菜的人都是一早踏過這里洗菜。現在，却悄悄悄寂無人，只有橋下潺潺的流水，像訴着大劫後的悲涼。

朝霞漸漸升起，遠遠地一騎影子移前而來，馬星原警惕的視線早已察覺，忙將身子平俯在橋面，一面却斜視着遠遠前來的敵人。

「這次即不是那傢伙，也能撈一匹回去！」他想。

人與馬的影子漸近漸明，路路的馬蹄聲也



像他心脈的跳動一樣愈來愈快了。走近橋下時，他神經突然激動起來。

「那匹花馬！」他心裏喊了一句。

那馬一轉身，他瞥見了馬上鬼子的側面！

正是那個齜着牙刷短鬚的軍官，仇人！

個箭步躍身而起，馬星原敏捷地伸出他

的百發百中的……伙搭在橋欄上，憤於鴉鳥屁股的如鷹一樣的銳眼，電一樣射準了那冬瓜腦袋。

「砰！」的一聲，彈子穿過鬼子的耳根，馬吃驚地蹶起前蹄，轉身狂嘶嘎然割破四野的寂靜。

「砰！」等到第二次槍聲發生，鬼子便像

鴉鳥一樣落在水裏了。

一件重大的心事，也從馬星原的心裏落下了。

「這隻鶴春的羽毛倒值得一割，全是呢子的！」馬星原紮下鬼子的黃呢制服，放在身上，還有一隻嶄新的二號白朗雷，也別在腰裏了，最愜意的是他多了一條這樣高大的好牲口！從此他是一個金山武裝最潤氣，打鬼子更勇的遊擊戰士。等到山裏正式組織遊擊隊時，他就把那條壯美的花馬送給隊長騎了。

菜

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倭軍官死在一個婦人的菜刀下，這故事在粵北時由一個朋友講述出來。

故事是發生在鶴山第一次淪陷的時期。

那時，鶴山鄉下也常常有敵兵三五成羣來騷擾。民衆所最怕的最恨的遭難，就是日本鬼子的姦淫；而鬼子所高興最得意的暴行就是找「花姑娘」。於是，一個鬼子支隊長有一天也親自到鄉下來物色「花姑娘」，但悲劇却由此發生。這個鬼子軍官被打聽出來叫什麼出山太尉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兇，據說他的一把倭刀，不知喝過多少同胞的血。

他很胖，當地的漢奸也暗地替他取了一個外號叫「萬斤油」。大

概由於欺辱老百姓慣了，他毫無畏忌，十個人搖搖擺擺地向有婦女的人家中亂闖，不久他發現一個年青的婦人，這婦人家是姓林的，可以說是全村最富有姿色的了。鬼子欣以爲今日的天堂應在這里，但料不到這里却變爲他的地獄。

婦人正在洗衣服，天氣暖暖地，鬼子望了木盆想起洗澡，便指着木盆與水桶，做出手勢要婦人去汲清水。一面將制服脫了，解下佩刀與手帕扔放地上，隨手又脫靴脫褲。婦人知道敵人的暴辱要加臨到自己身上，但她曾見鬼子的全副武器丟在一旁，忽然想到廚房裏那一把菜刀！這婦人是一個胆大精細的人。

裝出一副笑臉的婦人的媚態使鬼子迷惑，而完全失去警戒之意，他以邪意目送婦人提水桶而去，以爲這是一個頂願從而美麗的「花姑娘」了！

婦人汲水回來，背後多人多了一把菜刀。

刀



鬼子已脫得全身精光，赤裸着油肥盤肉而黃色多毛的肉體坐在木盆中，張開缺齒的嘴大聲嬉笑着，以招手的讖態迎婦人前來。

放水，在盆中以後，鬼子摸着婦人展開調戲的醜姿，要抱她到盆裏去。狂笑中一把菜刀突

地起。落在那肥圓的腦頂上，緊接着又是四五刀，用小大尉像一匹宰後的豬倒在盆裏不動了，滿盆的水變作赤色一片……

講完這故事的朋友又對我說：

「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鬼子死在一個婦人的菜刀下，這個平凡的故事不僅教訓了敵人，也教訓了我們自己；倘遇到禍難暴力的壓迫，不能用力來抵抗也要智取」。

我記下這個故事，不是表揚什麼英雄美人，我却頌念那「把菜刀」尋常都說「殺鷄焉能用牛刀」，但有時一隻殺雞的刀能割死一隻蠻牛，如果你抱定抵抗敵人的話。

鳩

鳩



鳩不是春鳴於山林中美麗的鳥，她是一個女孩子。人家都說鳩有鳩一樣咕咕，善唱的嘴，有鳩一樣曼曼的雙眸，也像鳩一樣跳跳地。春天裏插秧的農民都聽見山頭上有清亮颯

柳條青青柳條長，
哥哥騎馬殺敵強，
妹妹牽牛種田忙，
哥哥得了個大勳章，
妹妹領了田大獎！

看是哥們的勤章大，
還是妹妹的勤員肥！

「這小丫頭也會唱小調，小嘴够多巧！」

「她是在唱她的心事呢！」

「白牛兒從軍五個多月了吧？鴉鴉是盼念着白牛兒的。」

插秧的農人邊插着秧邊以鴉鴉做談話的題材。

你以為鴉鴉是會唱山歌小調麼？田裏的事也有份兒，從去年她就開始把犁頭了，今年她插的秧也顯得整齊疏溜。唱山歌的時候她是在放牛，老水牛的午餐不僅有金色陽光的溫暖，而且有鴉鴉的音樂，也是以舒悅了。牛兒高興地拍頭擊地唱一着。

夏天清涼的日子多。草地裏鴉鴉摘草葺

子編小獅子，也會編「白牛兒打日本鬼」。鴉鴉用輕巧的手捏蝴蝶兒，捉來就壓在墨墨裏，

那本墨墨可裝着不少蝴蝶，什麼色彩的圖案那有，她有幾個最大而美麗的蝴蝶，下翅都長着長長的尾兒，墨墨帶紅點，藍點，黃黑交織的花紋，白衣着染着紅星了，鴉鴉叫它們做「九天仙女」。

「你把仙女都壓在書本裏，罪過！罪過！白牛兒的老爹看見鴉鴉天真得可愛，便這樣開她的玩笑。」

鴉鴉可真會抒情哪！
聽說鬼子要到小王莊來了，有的說鬼子決

不敢來，咱們的紅槍會利害，來了請他們吃「紅櫻桃貝」，吃天刀片，莊上會打鎗的不少，白牛兒的親白大叔就是紅槍會的會長，他們有準備，有把握。

鴉鴉在山上放牛，也打探鬼子來不來的消息。

秋初了，四野的稻田透出半熟的實意，微風裏搖曳着豈豈的穗子，有一種香氣在空氣中溢散着。鴉鴉看着這些人民的糧食，珍愛地想：不要給鬼子來搶割呀！鴉鴉每每防着鬼子，也念着白牛兒。

有一天黃昏，鴉鴉讓牛兒在前面走着，自己已在後面一路哼着小曲走，在稻林子邊忽然閃出一個黃色軍服的日本兵，背上掛着長槍，鴉鴉笑着撲過來。他是偷牛的！鴉鴉望明白，現在他要偷牛的主人了。

「哈哈……」鬼子單純而陰森地笑着，一把攔住鴉鴉的身體，一撮小毛鬚的嘴露着牙向鴉鴉臉上喂來。鴉鴉用力蹬托着。

她忽然看看鬼子背後拖着「一把刺刀，她迅速地伸手抽出來，刺刀又尖又長，明晃晃地，鬼子突地驚覺，但已遲了點，鬼子自己的武器已受着鴉鴉的指揮，直刺向鬼子的咽喉；

半點鐘後，聽見鴉鴉呼聲而來的四個鄉民，係獵獲一匹巨狼似的拖着已死的鬼子回去了。紅槍會富晚在土地廟開了一個聲備的會議，參加的人羣中也有鴉鴉。

三兄弟



三兄弟是孿生，他們的名字——

夏光，

夏雲，

夏馳。

儼貌相同，個性相同，年齡相同，但也都差一點。

說差一點，是像貌以夏光較壯，因他喜郊野馳獵；夏雲略胖，他比較好吃而做做生意；夏馳則比二人都白嫩，他愛玩弄笛簫，會編山歌小調，三人中他最有點詩意了。統一起來，三人都很清秀，都很仁厚而剛強，都是二十四歲，

三人都有一個志向，就是繼承亡父的遺志。父親夏原是馬占山部下的一名老營長，黑龍江抗日的一年馬原在陶窩連中八顆輕機槍陣亡，傷重不治，撤下一匹拳毛。蘆花至今還由夏光翳着打獵。有時月白風清，那匹蒙古種的拳毛蘆花常常慷慨悲歌似地引頸長嘯，三兄弟撫着光澤華麗的馬毛，會一同湧上熱淚，遠懷起亡父的仇血來。

新鄉是三兄弟外祖父的家，因為外祖父無子嗣，現在變為他們的家了。八年來他們從關外到河南，未曾忘懷關外的鴨綠江與長白山。八年來馬也有點華髮蒼顏了，大概它嗅不到科爾新旗草原的氣息而感到憂鬱吧。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新鄉開始組織游擊隊，三兄弟一齊去見縣長，願意將外祖父遺留的財產全部充作遊擊隊的糧彈費用，三人遂獲得縣長與全隊的敬愛。三兄弟都作了小隊長。

一年中新鄉游擊隊在四鄉非常活躍，時常伸農到隴海路拆鐵軌，截奪敵人的運輸車。三兄弟在一年間陸續英勇戰死。

民國二十八年冬，一個落雪的日子，寒風

中夏軍帶着五十多名游擊隊在城四四十里的汽車道上奪敵人的餅干車，在雪深半尺的田溝裏與敵人展開交戰，夏雲的盒子釘着敵人的輕機關，一連使敵人換了三個機關槍手，因為釘得太狠了，吃敵人找了位置，一下飛過來五個手榴彈炸碎了半個身子死了。那次結果雖然奪下三十箱餅干麵包風尾魚太陽啤酒，但這些食物與酒都成為夏雲的祭品。

二十九年春末，敵人大規模出動坦克車掃蕩游擊隊，夏光與夏馳隨着大隊長由隴海線橫向西移。敵人一路節節壓迫，退走三天，在獅子營與敵人隔河而戰，雙方彈火非常激烈。敵人兩輛坦克發放小鋼砲，有六挺機關槍向岸上，一口氣掃射半個鐘頭。夏光射倒兩個渡河的鬼子，橡皮浮船也打破了。兩小時後，敵人三架飛機來低掃處射，全隊向松林裏躲，夏馳單駕重機槍掩護，背受兩彈倒地。全隊安全退回木柴店時，夏光也傷痕不起，解開前襟，血衣斑斑。三兄弟都追隨着父親而去。

四月十五日，大隊長在縣鎮上聯合鄉民公祭三兄弟，有位秀才送一副楹聯戰勝，橫聯是四個大字：「一門三傑」。

花 姑 娘 是 扁 担

太陽還沒升起，滿天飄浮着的白雲却已給渲染了些紅色；公路兩側向遠處伸展開去的廣闊的田野裏，各種作物正抬頭迎候着陽光的照耀；晨風吹動着路旁兩行柳樹的濃密的枝葉，在沙沙的發響。樊有連擱着一條扁担，這時正獨自走向公路盡頭的修水城去。（當時的修水城給敵人佔領着）他望着這好比死了一樣寂靜地發着的路，和記起它往常人來車去的熱鬧情況，不禁深深的呵了口氣。

樊有連快步走着。他是以膽大力壯在這一帶鄉村裏有了些名氣的。他知道日本鬼子是殘暴的，他知道城裏和城門口是有日本鬼子隨時要搜查盤問百般爲難的，他又知道在公路上走，碰到日本鬼子，竅便是清早也是很可怕的，但他並沒有絲毫怕懼的心理或惡怖的幻想，他只是快步走着。

可是，當他轉過一個土坡，望見東門的城樓，在前面不遠的叢林間出現的時候，同時他也望見距離他只有三三丈的那座橋的橋杆上，坐着一個黃色軍服的日本鬼子。一點也沒有錯，是一個日本鬼子，正對着他隔準了槍。這聲

是樊有連也不免怔了一怔，但他立刻鎮定，從容地繼續走過去。那鬼子，跳下橋杆走過來，咕哩咕哩的叫着，並且做做種種手勢，樊有連却怎樣猜測也不懂，只暗自好笑地凝視着他那兩粒奇特的鬍子。

「花，姑，娘，有？」鬼子低低的大聲叫，似乎不耐煩了。

樊有連這才明白了，同時也光火了，兩手不意把扁担擰得緊緊的，在心裏暗地恨恨怒罵着：「野獸不如的鬼子！」但他面上却是一副表示願意服從的微笑，點一點頭，轉身走到公路左側一條長滿了茅草的小支路，回過頭來對鬼子招一招手。鬼子聳聳肩，把槍掛上了背，滿意地跟着他踏上茅草路去。

樊有連帶領着鬼子，爬過土坡，跨過荒塚，躍過小溪，漸漸走近一座巍巍的高山。他爲了不使鬼子起疑，不時回過頭來，向鬼子笑着指指前頭，鬼子回答的也是興奮的嬉笑，慢慢走上高山，走進山坳開一條崎嶇的石板路了，鬼子一拐一拐地倒越走得越勁，大概他正夢一樣幻想着，在山的那邊，或者就藏在這山裏，

有幾個漂亮的花姑娘，等著他去任意蹂躪吧。大概這鬼子既在這麼幻想着而且幻想得出神了的原故，纔有連聲望內周沒有人，咬緊牙根，兩手緊攥着扁担，高舉起來，返身對着他頭頂猛擊下去的時候，他似乎還一聲也沒覺察。在「拍」響亮的聲裏，鬼子同時進出了沙啞的叫呼：「呵……」倒下去了。決沒有讓鬼子掙扎起身的機會，第二聲「拍」，是又重重的擊中在他的當頭。鬼子不能的用手掩護着打落了帽子的禿頭，血從指縫間滲出來，給石板塗上了一塊暗紅的巴彩。他大張着嘴巴呻吟，聲音却並不高，像是在熟睡中不自覺的說着夢話一樣。他會幾次掙扎着想用手臂支撐起來，但怎麼也不能，逐漸地，眼皮合攏了，呻吟更低更低，聽不見了；兩條腿肚子僵的伸了一伸



「去讓你去找花姑娘吧，你媽的鬼子！」——換有連中午進城，且盡地快步走回家去了，升起在深藍色暗空的大陽，熱烈地照着出魁梧的身軀。他肩上了除了那條扁担之外，還斜掛着一桿步槍，和一條滿裝着子彈的皮帶。

二 個 工 人

湘北賀勝橋附近朱家灣。一百多個工人在修築公路。監工的日本兵槍上着刺刀，來回在崗上踱着單調的步伐。丁丁當當的鑿錫與石塊相碰的聲音，奏出沉悶悶的節調。天氣也是那麼沉悶悶地，密雲封凝，雖然中午，太陽還透不出灰色塊似的雲層，地下影子錯亂依稀。入人腦中漲着憂鬱，一天八毛錢，做好了路給鬼子來打自己！

「一天八毛錢，」王鷗飛停住了鏟子，摸了一把嘴巴子「我操他爺爺的老屁股，路鋪得平坦地好走他媽的機械化！日本鬼子就仗着機械化！機械化就靠着咱們來修路！」

王鷗飛有鐵牛之風，那顆心也不下「黑旋風」的激烈。然而他卻粗里有細，偏會找話岔兒反問同夥，不要上鬼子與維持會的當，有機會還得報仇，不能老作順民磕頭蟲。鬧彗中被他說服的已有七八個，尤其是鄧國斌楊伯卿更談得投機，志氣相合。三個人還拜了把子，在「一枝春」訂了蘭譜，立志要作抗日英雄，像劉關張大黃巾賊二

糊才稱心。

「一天八毛錢，你不賺，你別想賣豆腐，我一天兩層盤豆腐剩個底也有八毛錢。維持會就非要咱們來維持維持不可麼！說什麼路修好了四鄉好進城做生意，真放他娘的老屁股！做生意？做人命生意，做土匪生意！」一個東城角實水磨豆腐的張三不禁引出滿腹憤恨，說完了狠狠地舉起兩嘴勁向紅土層上掘了一下。

「我操他爺爺的老屁股，這叫做騎着脖子拉屎！咱們現在就是在洗脖子，洗乾淨了給人家騎上來拉屎！」王鷗飛接着又拂着煽動的口才，「拉完了屎還少不了給你一刀！」說着，用左拳作頭顱，扇起右手掌掃了一下，嘴裏還輕輕說了一聲：「噫！」

這有趣的比喻非常生效，有五六個恨怨聲一齊咒罵起來，

「他媽的！」

X X X X X

「一枝春」是鎮上生意唯一興隆的小酒館，七八張八仙桌，幾十條長凳，一早一晚，常常擠得滿滿地，使老板的笑眼迷成一道縫，中午却很少有人來，因此今天王鷗飛鄧國斌楊伯卿三個人霸據了中央一桌，三花酒兩壺催起蒸興，三人都把一隻腳踏在凳上，噴着帶有酒性的氣憤，發論他們的志願。

老板忽然搖擺着肥重的體軀踉踉跄跄跑來，走到三人桌前，滿臉慌神低聲說：

「日本XX洋行的正經理帶着一班人到朱家洞來視察，先要來小店落腳，你們最好避開一下，他們馬上就來了！」

「什麼？老板何必出這一身虛汗？與要看看是什麼三頭六臂，狗頭貓眼的！」七分怒氣



加上三分酒意，王國飛拿定主意要鬧一下了，老板還頻頻作揖，楊伯卿却拉開他要他不留就這份心事，正爭執間，門外有汽車鳴哩咁叫了兩聲，兩個穿嘩嘩西裝上層蓄有牙刷般的日本人帶着兩位中國翻譯走進來。

「八哥鴨綠！什麼下等支那人，這樣沒有禮貌，快快滾出去！」

「大概地正經理說話了。一個翻譯也馬上瞪起鼠眼向三人身邊掃過來。」

「我操你爺爺的老屁股，今天老子就要你的狗命！」王國飛以鐵牛的壯膽撲過去，攔腰抱住，奪下日本經理的手槍，鄧國斌柳伯卿從櫃案上抄起切五香牛肉的菜刀，餓虎撲食樣向敵人頭上亂砍，一個翻讓跪下來叫饒，被王國飛一脚踢上臉，滿嘴的血狼籍兩腮。

三個酒客離去後，一枝紅煙留下四個血尸，日落之前，另有十五個同伙陪陪三個人投向國軍。

軍 用 票

山西焦作縣東南思村鎮這天又逢集會。

賣水果的，賣雞蛋的，賣米糧的，賣柿餅的，賣花生的，賣香燭的，賣猪肉的，還有賣油煎飽子的，賣麥粥的……

城裏已被鬼子佔領，鄉下老百姓仍照常做生意。

正午來了三個日本兵。

大家都注意了，心裏估量着：

鬼子來者必不善，也許是暗中物色「花姑娘」吧？

三個黃色制服的鬼子槍扇在背，笑容滿面，看去似乎並無惡意，而且掏錢買雞蛋了，賣雞蛋的是一個光頭肥壯大漢，四教人，有着一般回族人倔強蠻硬的血性氣質，人家都叫他「馬前砲」的；他姓馬。

「這是什麼票子？」

「馬前砲」接過鬼子的大張鈔票疑視一下，便立刻辨明是日本軍用票：十元！但故意裝做不懂。

「哈！好票子，大日本皇軍的洋錢票！」一個鬼子略帶講幾句中解話。

「他想調咱們中交的哪！」圍上來的人羣中賣麥粥的低聲暗示「馬前砲」一團陰謀。

「不好用！調一張吧。」

「八哥鴨摸！」軍用票的主人怒罵了，一脚踢在雞蛋筐上，十幾個潔白的雞蛋吐出黃金色的液流，像傾訴破碎的悲哀。

「八哥鴨摸！不識好歹！」另一個鬼子舉氣在一位婦人胸前探了一把。

「打！」氣怒立時匯成一溜洪流，七八個不約而同的吼聲一齊爆發。

「打他個婊子養的！」

「操他祖宗！」

扁担，竹棍，銅勺，湯匙，菜刀，銅鏟，拳頭，隨溜隨罵，雜地一齊舉起，全集上三十多口鄉民呼嚕而聚，將三個鬼子包圍起來。

「打——呀——」

鄉人的竹棍敲碎了鬼子剛才輕敲的手爪。

賣麥粥的蹦起

熱烈的粥鍋向鬼子頭上灑花似的滾着。

混亂中「馬前

砲」早已滾在十元軍用票的風客，另一手由小腿肚帶上拍出一把雪亮的尖刀，鬼子嚇得栽身倒入水裏發裏，小尖刀如啄木鳥一樣啄噬着鬼子的肉，袋上變成聲聞四野的殺豬場……



日斜時集上已空無人影，留下三個尸體。從此集市不會再有了。就是這班交易的鄉民亦不復出現於村間，這些強悍的人民很可能成爲一支遊擊隊的。

林女
芳縣
谷長



海南島定安縣縣長林芳谷帶領的遊擊隊打了七次勝仗以後，敵人實在感到頭痛，於是不久就傳來一個消息：一部精銳的皇軍從南甯調來，準備消滅林芳谷這四千多壯勇。

林芳谷雖然是個女性，但他的部下都認識他的個性像鋼鐵淬煉的山石一樣的堅硬，這堅硬中閃爍着一道熱流的情感，四千多覺醒的山民鐵一般的心，如被磁石所吸引的服從着他們女領袖的指揮。

清晨四千多人盤佔了山頭，隊長下令準備迎敵。

島山如披髮髯鬚的

老人，怪石彫出蒼白的綉臉。四際野草齊胸，
酸醬媽的地筒也發着潮南筒子，三八式，德國
造，六筒子，張嘴等，大盒子。輕重機關。近
熟帶的植物到處伸散醜態多刺的惡體，橫斷去
路，如雲的大葉托着昨夜未降的露珠，似泣後
的冷淚在待朝陽來曬乾。仙人樹林立參差着像
蠻人伸出多毛的粗臂，抗拒一切。山禽鷄鳴和
着遠遠傳來的早潮聲，林際隱隱有穿鳥的鸚鵡
滴下一兩句清亮的音符，夜架與變的草虫連拖
看倦意的歌着——吱——吱——喳喳……

除了自然的音樂，山上好像沒有一個人。

然而半聲鐘後，第一聲野戰砲發發砲霧濺
濺的空氣，迴聲聲響閃閃，驚散互道早安的雀
鳥，翅升高飛，飛向聲邊而去。不久，另一片
交響的靡音代替了鳥的音樂；步槍彈刻空而鳴
如鶴之長淚，交響的盒子是鴉頭的對話，機關
槍則是引頸饑苦的大野鴨。草叢，石隙，樹背
，都有手槍彈，步槍彈，機關槍彈飛出，像帶
着限階一樣投向鬼子的腦頂。有左右雙連發的
聲響處，埋在草中的同志們都猜到是林隊長
的隱身將，專變雙左輪的。他們以敵人，看不見

的跟轉敵着敵人：一個，兩個，三個，七個，
……八個……都擱倒了！

不到兩小時，敵人的野鴨，忽然集中一方
急叫了，顯然有掩護退却的模樣。隊長又下令
了：團員！

手榴彈開始飛動，刺刀上了槍梢，有人把
單刀片也解下背來。草裏的同志像蛇一樣滑出
來，一排密集的機關槍夾着手槍壓過去，敵人
東邊的野鴨更加哭喊般急喘着，一片黃色綳服
的皇軍山野狸一樣往山下亂竄，大刀片閃着雪
白的臉渴吸着敵人的紅血，吶喊噴嘩着，剛才
急奏的音樂旋律一時混為高潮的大錯奏了……
三天以後精緻的皇軍打了一個「大賣出」
的折扣開回南甯，據說還要補充新貨色來兇生
意。

山林中，又恢復了禽鳥的合唱班，仙人樹
仍驕傲地伸出他粗高的手臂。大家更緊緊地擁
護着隊長，偶然聽見鸚鵡的開語，也好像是在
臉一個名字：

「林芳谷！」

藥 的 聲 的 奪

「兄弟爭先當兵」的故事，抗戰以來，在後方各地已經發生過不少了。這裏要講的，也就是這樣的故事，是講雲南文家兄弟倆的爭先當兵。

這文家是鄉紳人家，幾代都知道書讀理的，在雲南省大理縣第一區蒼前鎮，很有些名聲。現在，在那邊，你只要問起「文諧齋」來，連六七歲的小孩子都知道的。

文諧齋是一位老先生的名字，大概有五六十歲了。這爭先當兵的兄弟倆，就是文華齋的兩個兒子。大兒子名叫文翰，小兒子名叫文祥，都已長大成人，而且體格很高大，又有力氣。所以這次抽壯丁，要在他們兄弟倆裏抽一個。

文翰和文祥總說要抽壯丁，都高興極了；文翰說：「我去」，文祥也說：「我去」；文翰說：「你年紀小，不能去，應當我去」，文

祥說：「你要管家裏的事，不能去，應當我去」。兩人便爭起來了。

文翰到兵役處去報名，文祥也跟着去報名，兩人便又在兵役處爭了起來。先是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後來越爭越兇，幾乎要動武了。兵役處的先生們勸他們也勸不應，勸文翰「算了罷，讓文祥去」，文祥果然高興，文翰却不肯，勸文祥「好了，就讓文翰先去，下次再抽你去罷」，文翰果然高興，文祥卻又不願意。弄得兵役處的先生們毫無辦法。後來兵役處主任出來，對他們說：「你們都願意當兵殺敵，很好，可是我們抽壯丁，不能把一家兄弟倆完全抽去，你們兩人只抽去一個，我看你們還是來抽籤罷，抽得「去」字的就去，抽得「不」字的就不去，憑你們自己抽，這是天公地道的，好不好？」他們想了一想，文翰慢吞吞的說：「好的」，文祥恐怕抽不到「去」字，不敢答允，但見文翰先答允了，他便點點頭，想且試試看。

兵役處主任便把寫好「去」字和「不」字的兩張紙片，摺起摺起，摺成兩小塊，叫他們取了一塊。只見文翰文祥都急急打開那小紙片來看。立即，文翰哈哈的笑起來，一手把小紙片舉得高高的，上面正是一個「去」字；文祥則低着頭一聲不響，把自己手裏小紙片，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聽得文翰笑着說：「弟弟



，我說應當去去的，你個要爭，現在好了吧！
！文祥眉心裏一皺，眼淚撲撲的掉下來了。

回到家裏，文祥便向父親文翰訴苦，說兵役虛的，生們要文翰救他，抽簽抽得太不公平，文翰說老先生也有趣，他說：「好，既然

在兵役處抽簽抽得不公平，那麼我們再抽一次好了。」文祥立刻說「好」，文翰却不高興，說：「已經抽好了，幹麼要再抽呢？抽過一次不算數，再抽一次又怎麼能算數呢？」文祥說：「爸爸說要再抽的！這一次一定算數，不再抽第三次了。你不抽？好，那麼我抽中了罷！」文翰沒有辦法，只得容允再抽一次。這一次抽的結果，却使文祥快活得不得了，大笑着叫：「哈哈，我去啊，我去啊！」文翰紅着臉罵了：「討厭的弟弟，簡直是小孩子！抽過一次了硬要再抽！」限時裏水汪汪了。文祥却還俏皮地說：「哥哥，我說應當我去的，你個要爭，現在好了吧？」

第二天清早，文祥便進了營。

爹爹的槍沒有死

「爹爹死了，爹爹的槍沒有死！」
於是奮潮拿起死者的槍，繼續向敵人進。

說起爹爹的槍，這七個多月不知向敵人索過多少命，這七個多月爹爹可幹得真叫響啊！自從偵探組織游擊隊以來，舒老四無聲地已成爲隊裏一員將了。憑他那打斃連發左右開弓的老手，端起這隻來福槍，同志間誰不羨仰？隊裏還有四個稀罕人材！杜老大，雖然凸着比人家大的肚子，時常拉稀，但他那根捷克式可從不拉稀，都是一粒一粒結結實實的往外吐。鮑師傅子錢老二，上嘴脣直率戰守時發砲彈皮削去一半，其貌不揚。而他把着的一挺太正軍用的俘虜機關鎗，却漂亮得刮刮叫，缺嘴錢二原是一把好機關鎗手，劉三頸雖然不頂頂，但三響之中，必要一條命。再就是年最小的穆瑞龍了，吃猪肉的回回，專飛隻左輪是墨客出身。五個人合起來稱爲「五虎將」；舒老四叫得最響，舒老四幾次掛彩，都是咬着牙帶着花臉帶槍，因此有槍永不死之聲。

在這里也別忽略了小舒蘭，她以十七歲的青春隨着隊在山林奔波，砍柴、燒餅、裹同志的傷。開起火來她披了一身樹葉，裹着上子彈，又巧又快，七個月來大家都了佩服的勇敢剛強，她曾五次包過爹爹的傷，每次舒老四撫着額前修齊的「劉海」，款侃着她：

「小蘭！要是你爹爹睡倒了，這管鎗你可會得起呀？」

「不！爹爹不會的，爹爹的鎗永不死！」小蘭秀美的眉宇間也常透露出她的剛強，眼裏泛着嬌然的紅暈。

暮意已含烟。林中歸鳥窸窣如挽留黃昏，枝柯間有蜘蛛開始結網，什麼地方早出的編網在鼓翼了。舒蘭的柴棧了也可以滿載而歸了罷？但她還想着山林的黃昏，這茫茫的野色使她憶起八年前在關外大草原看落日，白楊古道野鴨月夜的夢。百年松林秋風裏的清歌，十五白夜豆蔻裏帶着黍稷子提草烟，這些當年眷戀可貴的回憶，成爲今日戰鬥生活抒情的插曲了。把這些插曲和成原韻，還需要更多的

門裏！小蘭茫然出神了……

什麼地方似有一兩聲鎗響，遠遠傳來。

小蘭警覺地醒寤：今晚爸爸放哨，現在是上崗的時候，別出了什麼岔子吧？於是他再屏息地靜聆着，崗在老虎峯腰，聽此不很遠，迎風裏好像有人嗚嗚的聲音，她，感到有些異樣，急急背起一擔柴子，提着斧頭反向老虎峯奔去。

在走出半里路來的地方，遇到錢眼嘴子同杜老大踉蹌踉蹌抬着舒老四迎前而來，舒蘭心裏感動了。

「太陽穴吃了暗箭，我們趕過去時血流太多，看樣子……」杜老大瞥見小蘭膝下已盈滿淚珠，不敢再說下去。

小蘭把爸爸的一隻鐵臂扶起，一手托着爸爸受傷的頭，仔細地端詳：爸爸把已閉上的眼又微微張視，面上現出安慰的笑，旋又漸漸閉



閉了，小蘭的淚滴下來，滴在爸爸的血漬上。然而用熱淚是不能洗掉仇血的！小蘭立刻又強硬起來：

「爸爸死了，爸爸的鎗沒有死！」於是舒蘭拿起爸爸的鎗。



我們平常說，日本鬼子詭計多端，其實這句話倒是拾着了鬼子。響榮的鬼子，那裏有什麼計，詭計詭計，實在是詭而計！我們游擊隊時常神不知鬼不覺的打得鬼子落花流水，那才是計，才是巧妙的聰明的計哩！你不信？待我講一個山西游擊隊某部的打鬼子故事給你聽，這真是個痛而且有趣的奇事呵！在那邊，這類故事，實在是很多很多的。

是在甯武縣附近，我們的游擊隊弟兄，那天又打斃了鬼子，我記不清這是他們打鬼子的第幾百幾十次了。他們這次把住後口村向七八十鬼子，打得七零八落，屍橫尿流，能跑的統統逃跑了，留下的只有來不及帶走的一些子彈，米糧，和兩匹馬，一羣亂跑的丟在他處止的，還有許多梭步槍，好多銅盔，手榴彈，水瓶，皮鞋，日記本子，

另外，三十多個斃了的鬼子。誰叫他們好孺爛要，到中國來尋死的，真是活該！弟兄們看得個個笑開嘴巴，唱起來了：「我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隊長說：「弟兄們辛苦了，我們這次打勝仗，功勞頂大的要算這八位弟兄，我們該爲他們慶賀！」隊長說時，走近精神氣十足的八位身軀去，拍拍他們肩膀，攙攙他們的手。弟兄們都鼓掌了：拍拍拍……！

那八位當中，個個頂高的一位說話了：「蒙隊長獎賜，多蒙弟兄們抬得起，非常感謝！這回，我們八個，奉隊長命令，扮作老百姓的慰勞隊，假做慰勞『皇軍』，帶了三匹驢子，先到這裏來。鬼子真發覺要命，以爲我們真是來慰勞他們的，一點也不疑心，一路放我們通行。我們居然大搖大擺的一直走近村口，走到那邊的大砲陣地，弟兄們不是俱死了這個大砲嗎？雖然打不到我們，却時常轟轟的響試



揚揚的。我們便想完破壞它這個大砲陣地」。他愣了一下，望望大家，見大家正在聚精會神的等着他說下去。他再接下去說：

「我就對弟兄們使個解法，大家一齊攻

出手槍來，對準大砲筒的口子就放，真靈，一下子便完銷了；遠處的炮亭，也倒了。大隊人馬趕過來，我料想逃不過，但想反正已經絕了，就是拚了我們八個人的性命，也很值得了的。

所以我們一點也不怕，子彈都上足了，專等他們走死。恰巧這時你們各位弟兄都趕到了，於是裏應外合，兩面夾攻，殺得他們的鬼子……，嘿，嘿，真傷呀！」

「弟兄們又都鼓掌了，拍拍拍！」



到兒靈流了鵝
 守自對傷原來傷個
 園對的的，由是，是，人
 的索遍，實上，在前國
 的，連裏滿長，軍上，外
 一，一，莊賞醫幫，莊一
 期，一，莊替助，隊，看
 一，一，莊替助，隊，看
 茅老長五他隊才；是
 屋黃一十取了伍知一
 也瓜馬塊他救道老
 未大子彈傷老黃
 會一掛洋傷老黃
 有子，兵黃瓜！最
 。莊，這命，瓜！他
 上便消息拾，左，先
 家呼一回中，這，發
 看拾會來了久受

浮人會作上上，房
 上一傾馬的平不的，的，堂
 一耳入的，那，那，老，屋
 種，種，那，那，老，裏
 英，英，那，那，老，裏
 雄，雄，那，那，老，裏
 的，的，那，那，老，裏
 幻，幻，那，那，老，裏
 影，影，那，那，老，裏
 的，的，那，那，老，裏
 覺，覺，那，那，老，裏
 得，得，那，那，老，裏
 然，然，那，那，老，裏
 可，可，那，那，老，裏
 敬，敬，那，那，老，裏
 起，起，那，那，老，裏
 來，來，那，那，老，裏

黃瓜「又說了一句：『老
 說。這叫做軍民合作。』
 從這天起，大家對
 於「老黃瓜」的稱呼，
 很奇怪不約而同地，就
 改為「黃老叔」或「黃
 大哥」了。年青人要求
 聽的故事也由馬寡婦與
 春葵改為「軍民合作」
 的故事了。
 回想起來，這個故
 事已經很久了，現在「
 老黃瓜」，不，黃老叔
 不知是死是活，我祝願
 他還在着，如果他還在
 了，他一定跟游擊隊打游

親善的回禮

六月的晴日吹散了雙柳橋居民的心，使他們感到呼吸的空氣不是那燥金流火的太陽，二百多里外南境，鬼子兵臨境的壓迫，使每個老百姓憤悶起來了。

半個月來，鬼子領款了「皇軍」的「親善」，那「親善」真是摸大閩女的懷，閉卷下來不到三月個的小猪也幾隻幾隻的撈了吃，至於到那裏去搗雞蛋，那是最低限度的「親善」了。

那「親善」的一個鬼子，也是大寨最痛恨的一個，他叫名字叫吉田太郎，老百姓叫他親蛋大狼，搗雞蛋他最狠，其實這個鬼子的罪狀中，搗雞蛋簡直是婦孺皆知的事，誰都知道，××就是爲什麼上了吊。

回禮

到雙柳橋來的鬼子，最初總是十個八個的聯夥結黨地來，那時對老百姓還存着相當的戒心，久了這種戒心就漸漸鬆散，尤其是搗了老百姓的雞蛋敲着生呢，老百姓還咧着牙陪出傻笑，在「皇軍」看來這班支那老百姓確是應該「親善」而時「親善」一下的。那個親蛋大狼呢，自從××親下葬以後，他覺得他的「親善」對象必須有新的補充才行，因此，不當同鄉人多人少，他總是貪婪的往家下來，有時二個人也敢作單獨的親善拜訪。

大寨對於這些不斷下鄉來敲動拜訪的「皇軍」早就準備着「親善」的禮了，特別是親蛋大狼，「行禮如儀」的機會在等待着。

太陽已經西斜，太陽道猶在山土屋覺，大

覺不是睡覺，他是在等着一件事，這只有大鷄自己知道。

異邦的口吹聲出窾而近傳來，使大鷄半睡



的醒覺立刻敏辨了：這是鷄蛋大狼！大鷄聽聽來，一塊剛才當作枕頭的大青石用兩手捧住，

口曲在岩下纏繞而過，輕快地揚盪出得意

歸來的情態，大鷄心上，一陣火燒，青石古碌碌滾下岩頭，做出岩石與鋼多激石的聲音，夾着慘痛的呼聲，吉田大郎沉獸地翻旋了。

「這回

我你姥姥親善去吧！」

大鷄的

笑，埋在山谷中去。

文獻出版社總經售

兩大定期雜誌

<p>文 學 譯 報</p>	<p>文 藝 生 活</p>
<p>零售每冊 國幣三元 半年十八元 全年暫不預定</p>	<p>零售每冊 國幣三元 半年十八元 全年暫不預定</p>
<p>本刊創刊的目的，在於介紹外國文學的精華，給讀者以好的文藝的享受。近代的材料，並注意於當時的社會背景，使讀者得法於此，又可揣摩各國作家風格及民族色彩。</p>	<p>刊登名家創作，發表文學理論，批評舊書，讚揚現代名著，並有濃烈的雅感，論文，是洋溢著時代感的文藝月刊。</p>

敝社爲供應大眾知識之需求起見，除出版各種叢書，選刊各家文學名著外，並發行「文藝生活」「文學譯報」兩大雜誌。內容豐富，形式美觀。實爲灌輸時代知識，介紹學術思想之最好刊物。當作業餘課外之補充讀物，尤爲相宜。各雜誌內容及定價等，詳列如左。歡迎惠訂與批銷。

桂林府前街十號

集合·畫漫·藝文

揚 眉 集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繪者

汪子美

發行人

夏雪濤

發行者

文獻出版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經售處

各大書店

印刷者

國光印刷廠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八日
中華書局出版

#A 52

311118

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語第〇六三號



\$2.06